

金瓶梅

悬案解读

JIN PING MEI XUANAN JIEDU



马征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悬案解读

JIN PING MEI XUANAN JIEDU

马征著

金瓶梅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悬案解读/马征著.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8

ISBN 7-220-06774-7

I. 金... II. 马...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5337 号

JIN PING MEI XUAN AN JIE DU

《金瓶梅》悬案解读

马 征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陈小梅
周靖明
杨 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字 数

294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6774-7/I·1003

定 价

2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近年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古典小说的研究。只须看一看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书籍，即可证明此点。

古典小说的研究之所以较为走红，主要是因为它在群众中的影响甚大，不仅阅读者较多，而且渗透到民族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亦较为深刻——如“红楼梦系列名酒”、“狮子楼大酒家”，灯会上的《三国》人物、《水浒》人物以及“西游记艺术官”……之类，都可看出中国古典小说之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程度。因此，读者见到他们所熟悉的关于这些古典小说的著述，总要拿起来翻一翻、看一看。

事实上，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化的社会象征符号系统，是社会识别和文化识别的标记，是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记录方式和交流媒介。由于小说自身容量较大，形式与体裁也较为灵活，所以它在承担上述任务时，



比之其他形式、种类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琳琅满目、浩若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不仅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诸种社会因素投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痕迹，而且还相当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积淀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许多遗传密码。它对于塑造我们民族的性格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约在十年前，红学专家胡邦炜教授就说过：要中国人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有多少外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也不管文化书籍市场发生怎样的变化，试想一下：要英国人不读莎士比亚、法国人不读巴尔扎克、德国人不读席勒、俄国人 not 读托尔斯泰……可能办到吗？

但是以往出版的关于古典小说的著述却存在着一个缺陷，就是学术化、专业化的色彩较浓，只能在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中流传，而很难吸引广大群众的兴趣。直至1993

年，我社出版了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悬案》，读者反映不错。青年学者李殿元、屈小强诸同志建议我们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我们遂约请胡邦炜教授、李殿元副编审将这思路具体化，于是便产生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悬案系列》。

这套“系列”，一方面把几部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中存在的大量悬案和谜提交到读者面前，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一方面则作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分析 and 解答。它既可帮助广大读者理解那些名著，又可使那些名著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因此，这套“系列”实际上已为如何使古典小说研究普及化找到了一条好途径。

在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悬案和谜，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这原因不外是：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说、戏曲一类的通俗文学作品及其作家，地位较低，不为封建正统文人所重视。许多史实及写作过程，不被载入



经传，因此湮没不彰，使我们现在难于解索。二、中国古典小说向有纪实传统，特别是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演义，史实与艺术虚构往往相互交织渗透，甚至出现相互抵牾，使后来的读者大感迷惑。三、作为过去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毕竟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往昔的社会生活状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已成旧迹，有的则已消失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当然是十分陌生而费解的。因此，对这些悬案进行分析研究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解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当然，“系列”中的五部名著，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其悬案的内容亦就不完全一样，如《三国演义》，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其悬案主要集中在史实与小说文本的对照上。《水浒传》属英雄传奇，具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更主要的是作家的虚构，因此悬案就不主要表现在史实与文本的叙述上。《西游记》是神魔小说，其悬案则是其中那些令人费解的名物、风土及一些宗

教性的内容。《金瓶梅》和《红楼梦》都是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巨著，其描写的皆为世俗人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因此，这两部书的悬案则主要集中在作者、文本及其所描写的内容方面。所以虽然都是悬案，但由于作品的具体情况不同，我们的着眼点与体例亦有所不同。此点亦请广大读者注意。

编辑这套书，我们力求做到学术性、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使之既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又能使读者在阅读原著时的眼光及水平有所提高。不过，我们这个良好的动机能否在此套书中实现，还得由广大读者来鉴定。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目 录

“关于《金瓶梅》这部书”之谜	(1)
“笑笑生”——《金瓶梅》作者之谜	(24)
笑笑生究竟是写宋还是写明?	(35)
“酒色财气”向谁陈“四箴”?	(38)
《金瓶梅》故事的渊源之谜	(41)
《金瓶梅》的素材来源知多少?	(58)
《金瓶梅》的地理背景之谜	(64)
“三寸金莲”堪配“三寸丁”吗?	(82)
潘金莲的形象有什么意义?	(84)
孟玉楼的号有什么讲究?	(91)
《金瓶梅》词曲知多少?	(94)
[山坡羊]属于哪类曲?	(96)
“两意相投”怎会不押韵?	(99)
[鹧鸪天]是诗还是词?	(100)
朝廷爷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使可不可信?	(102)
武松去东京送礼来回一趟走三个月符不符节?	(105)
《金瓶梅》中俗语俗事之谜	(107)
茶叶“一篓”千金价怎么变成“一篓儿”千金价?	(118)

目 录

陈文昭是变了味还是更真实?	(119)
陈文昭的出现带来了什么重要信息? ...	(124)
庞春梅形象的本意何在?	(126)
庞春梅形象有无借鉴?	(131)
李瓶儿身世之谜	(136)
杨时是个“极清廉的官”吗?	(149)
张达是何许人也?	(152)
郭药师之叛,什么“失陷”?	(153)
第 17 回影射明朝哪一代的朝政?	(154)
“白米五百石”是什么意思?	(159)
《金瓶梅》中演唱的戏剧有多少?	(162)
现成戏剧的采用对《金瓶梅》有什么作用?	(168)
有几个来安? 有几个棋童?	(172)
小玉、玉箫笑话李瓶儿挨打的隐语作何解?	(174)
“拆牌道字”合《西厢》的隐语作何解? ...	(177)
《金瓶梅》隐语之谜	(184)
一套“佳期重会”曲词中藏着什么谜? ...	(191)
“冷铺”是个什么场所?	(194)

目 录

“两双玉腕挽复挽”与“一双玉腕绾复绾”	
是同一意境吗？	(196)
从“南方人”、“蛮子”云云能看出什么？	
.....	(198)
银托子、颤声娇等物是些什么东西？	(201)
宋惠莲是个什么样的人？	(206)
陈经济说潘金莲是女番子会放刁是什么	
意思？	(213)
吴神仙贵贱相人有何意义？	(215)
《金瓶梅》中的相面术有无依据？	(220)
什么是“空名告身劄符”？	(226)
西门庆当的是什么官？	(228)
潘金莲为什么要骂蹠小板凳儿糊险道神，	
还差着一帽子？	(230)
《金瓶梅》中的方言土语之谜	(232)
除了官话和鲁语，还有什么方言？	(239)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是什么意思？	
.....	(242)
从《金瓶梅》看“院本”是什么样式？	(244)
薛姑子之谜	(246)

目 录

乔五太太与乔大户和皇家是什么关系？	(252)
安忱考状元的历史真相如何？	(255)
《金瓶梅》中写了哪两个宋御史？	(258)
第 53 至 57 回果真是陋儒补写的吗？ ...	(265)
“水秀才”之谜	(270)
应伯爵的形象对认识社会和人生有什么 意义？	(279)
如意儿的丈夫是死了还是活着？	(287)
林太太这个人物形象除了淫荡，还有没有 别的意义？	(290)
西门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295)
陈经济是西门庆第二吗？	(308)
“推一人齐响”错在哪里？	(314)
吴月娘是哪一类人物？	(315)
孟玉楼这个人物有什么突破性意义？ ...	(321)
《金瓶梅》采用历史人物人名之谜	(328)
误刻误抄悬案	(360)
附录 I 《金瓶梅》的诞生：手稿“即写即卖” ——兼谈《金瓶梅》的作者	(375)



目 录

附录Ⅱ 《金瓶梅》性文化意识比较研究	
.....	(391)
附录Ⅲ 从《金瓶梅》看大运河文化的特色	
与局限	(411)
后记	(424)
再版后记	(427)

在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中，悬案最多的莫过于《金瓶梅》。又加之它长期遭禁毁，故神秘色彩很浓。人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也许首先不是书中的悬案，而是——

“关于《金瓶梅》这部书”之谜

为什么首先是“关于这部书”之谜呢？原因在于，迄今为止，能读到（或读过）这部书（尤其是全本而不是删节本）的人并不多。人们往往只是听别人神秘兮兮地说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呢？是个疑问。疑问积多了，得不到解答，就成了“谜”。

1. 为什么读不到这部书？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但事情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简言之，归咎于它写了性内容，且有表现失当的地方。

关于《金瓶梅》中的性内容，占全书的比重不大（仅1%~2%），但却很刺眼。因而，从一开始就招来许多非议，什么“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等。这类论者显然未能顾及整个小说的其他重大内容，以九牛一毛的瑕疵全盘否定这部书。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看到了它的成就和价值；有人极为赏识它。大文学家袁宏道“极口赞之”，说：“伏枕略观，云霞满



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董思白也称它“极佳”。虽寥寥数语，亦甚为深刻。

大抵说来，《金》书在明代的境遇还算不错。对于这样一部小说，见仁见智，褒贬各异的情况是正常的事。在这段时期，该书传播十分广泛。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年左右，手抄本开始陆续在社会上流传。王稚登、董思白、王宇泰、袁宏道（中郎）、袁小修等人都拥有或收藏、借抄过这些手抄本。到万历四十五年，吴中首先出现初刻本，以后又有“新刻”、“词话”、“绣像”、“全本”等多种刻本问世。这些刻本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流传海外日本等国。比如词话本，目前国内已几乎失传（仅在1931年发现一部而且残缺两页），而日本却保存着完好的二部（此外另有一部残本）。由此可见，《金瓶梅》当时是盛行于世的，读不到书的问题不存在。

可是，好景不常。清朝入关之后，随着文化专制的日甚，许多书籍都遭了禁毁。在文化异化及心理变态的大背景下，《金瓶梅》受到了一些人的鄙视和攻击，被斥之为“淫书”；政府长期对它采取禁毁政策。其间，虽也有有识之士的不平之鸣，如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著文立说，力抗偏见，对《金瓶梅》精心评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进行较全面的评价，公正地给予它应有的地位，但他的意见却没有受到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重视。在这个阶段，《金瓶梅》这部巨著被肆意践踏了。不仅人们无缘得见该书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一些重要版本在清末已几近失传。例如“词话”本。要不是1931年北平“文友堂”古书铺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一部缺了两页的明刻本，后人根本就无从知道（指国内范围）这个版本的存

在。所以，“读《金瓶梅》难”是有清一代开始的历史。

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部皇皇巨著，终于发现，它是一部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多方面都极具价值意义的书。人们渐悟应该摆脱过去那种“谈性色变”的偏激，那是文化心理不健全的表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吴晗等人开始致力于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现代小说的新观念研究这部谜一般的作品。

1931年，词话本在山西发现，成了读书界热门话题。1933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这个刻本影印了104部，每部的末尾有一竖式长方形的红色印章，其中有“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等字。此后，又有过这104部本的影印本。

由于词话本的发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传播也随之热起来。当时社会已有说散本系统的“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及加工改写过的“古书”在流行，今又添了更精彩的“词话”本，让人耳目一新，兴趣盎然。在这段时期，出版与研究《金瓶梅》就形成了清朝之后的第一个新浪潮。

为了满足读书界的要求，也为了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从那时起，文化学术界除了有限地影印一部分全本而外，又开始印行各种删节本。例如：1935年5月有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删节本（只出到33回）问世。1935年10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词话本的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几个月后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金瓶梅词话》（删节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书店刊于《国学珍本文库》



第一集。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1942年12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如此等等，短短十年间，《金》书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真可谓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经过“文革”抄家焚书之后，它又几乎在民间绝迹了。所以，大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很难有机会读到此书。

“文革”前国内影印、出版《金瓶梅》只有一次，那就是1957年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影印过2000套词话本。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比较高。他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还说：“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这2000套书因数量很少，又只允许在高干（部长级）中发行，所以无济于事。当时的实情是不仅一般读者见不到这部作品，就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及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研究人员也难于问津。关于这些情形，在周钧韬、鲁歌先生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一书中有多种叙录。这里就不多讲了。

值得欣慰的是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学术界也迎来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热也在国内升温。《金瓶梅》这部蕴藏着巨大文化信息量的杰作又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近十年内，研究和影印、